



莫非 可以如此

爱

Could it be true love
点亮一生的情感智慧

莫非 著

单身、恋爱、婚姻、三代同堂
全程布满险滩暗礁

怎样的爱，才能拨开迷雾遇见幸福



莫非
可以如此

爱

点亮一生的情感智慧

莫非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非爱可以如此 / 莫非 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210-04780-3

I. ①莫… II. ①莫… III. ①爱情—女性读物
IV. ①C913.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8704 号

莫非爱可以如此

作者: 莫非 著

责任编辑: 余晖 李月华

封面设计: 奇文雲漢   
www.qwyh.com

出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 0791-6898143

发行部电话: 0791-6898815

邮编: 330006

网址: 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32

印张: 8.25 字数: 210 千字

ISBN 978-7-210-04780-3

定价: 29.00 元

承印厂: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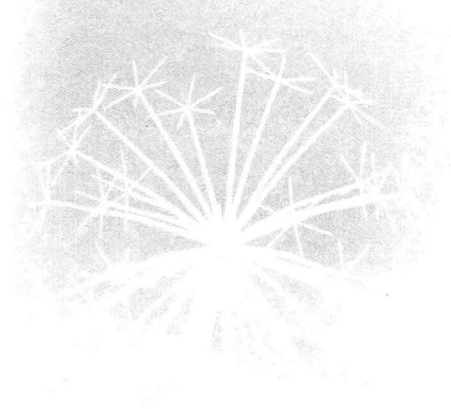
赣版权登字—01—2011—7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短暂一生，可以怎样爱与被爱？

从孤零单身，走进围城中的温暖与冲突，身为人母的喜悦与艰辛，
再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用黎明的心灵走过黄昏，走到天长地久的永恒……





●●●●● 目录

单身长廊

是谁在五十七街嘶喊	3
亲密的呼唤	8
寻寻觅觅为哪桩?	13
人约黄昏后	15
爱，不注定漂泊	20
灰姑娘的玻璃鞋	24
女倒追男是否可以?	29
欲望街车	31
别了，不安全的爱	37
两性间坦白有没有必要?	42
另类的南丁格尔	45
当我们同在一起	50
爱到最高点	55
男女间有没有纯友谊?	60
爱里同居不是家	63
当爱打烊时	67
印证	72
夏娃找亚当	77
筑巢记	81

红毯的另一端

婚日	87
情话不绵绵	91
三面夏娃现代版	96
尚方宝剑	101
携手同行	107
夫妻分居两地，感情一定生变吗？	112
爱的献祭	114
补裂缝的人	120
不放手的一线头	125
赚钱较多，是否就是一家之主？	127
婚姻神话	131
灵魂伴侣	137
吾爱，让我陪你玩泥巴	139

母亲花园

一粒麦子	147
这一夜，谁来听相声	152
后现代母亲	157
走回家庭的路	162
再续“走回家庭的路”	167

出走	170
浓浓家的味道	174
摸着石子过河	180
孩子，这是你的路、你的歌	187
孩子交友，我该坚持吗？	193
读孩子的生命印记	197
生活在他方的女儿（上）	204
生活在他方的女儿（中）	210
生活在他方的女儿（下）	217
飞吧，我的小蝴蝶！	225

年岁的冠冕

三代同堂	233
用爱来疼老人家	240
用黎明的心灵走过黄昏	244
最后一章	248

单身长廊



是谁在五十七街嘶喊

有一种嘶喊，它的声音很特殊，一长一短，由远处传来，如梦似幻。听不出是男或女，亦辨不出带任何的情绪，里面含带的紧张与恐怖，乍闻又恍似警笛的鸣声。

它，是贺泰丝·克莉什亚（Hortense Calisher）在小说《五十七街的嘶喊》里，描写一位独居于纽约五十七街的女人，一天凌晨在黑暗中，听到窗外楼上传来的叫声。

那独居的女人怀着对人的一份良知与责任感，决定小心地打探这声音的由来，却发现没有其他邻居声称听到此声，或是认为既使听到，也最好不要多事。但这女人不甘，仍在次日晚上上床时，竖起了耳朵来听那连瞎子都听不到的柔细颤音。果然，这次她又听到了。她爬起，冲至窗前，再听，却认出那声音原来既不是因着谋杀，亦非为着抢劫，而是她公寓楼下的陈旧老窗开开关关所发出的声音。但她仍不甘，大大地打开窗，爬上窗台面对着城市倾听，听听，竟发现那声音原来是来自她内心深处所嘶喊出的：“寂寞！寂寞！”

活得一向热闹的我，也曾听过这样的喊声，那是在我生命里曾有过的真正寒冬。

现每当想起，还忍不住打个哆嗦。脑中浮出的，大地总是冻成一色——白。白得森然，白得发蓝，白得不轻、不薄，不似鹅毛、棉絮，反似铜墙铁壁般的铿锵。是白雪赋予了大地冷绝，更使所有的人声笑语音消灭绝，天地沉寂。寒，随着静，一路席卷大地，直至冷彻入骨。

在那样的彻骨寒冬里，我曾一人赁屋独居。像我这样一个喜欢

热闹的 party person（派对达人），独居，全然是不得已。正如许多的单身男女，总会找另一个单身凑合成一个家。但即便简单成家，还老因着室友的感情变动而频受颠簸。最后我的那个金发美国室友，便是因着遇上了一位印度阿三而搬出去与他同居。但她租金照付，老穴仍是留着，好对她自己的家人报备个地址。于是，因着这位隐形室友，我便落了单。

而且，还落得非常彻底。中国人所谓的五伦关系，除了新婚的兄长我还偶有联络，其他全一片空白。父母家国全远在天边，在异乡又因一再迁徙，所有旧雨新知的线头全被我抛入风里，免得行走江湖的包袱太重。

偏偏，自己的生活能力又很有独身过日的“条件”，出入有车，无需靠人接送，异乡的语言文化又难不倒我。再加上曾度过很长一段日子是喊痛无人、求救无门的日子，我被迫习惯了打落牙和血吞。久而久之，我丧失了呼朋唤友的能力，自给自足的我，电话也变得愈来愈沉寂。

在这彻骨寒天遗世独居的日子里，起初，我尚享受着完全的自由挥洒。但渐渐地，一些忽然冒出的惊叹，偶尔不经意而出的手势，眼前竟没一个人接收、回应。这叫我猛然一惊，猜想着在别人记忆里面的我，是否正一点点地在消失？

就在此时，我发现我内里的沉默，开始在挣挤着冒出一种声音——它来得很蹊跷，有时在忙碌中，有时在闲静里，有时在门外，有时在门里，有时在人群外，有时在人群里……常趁我一个不注意，会悄然爬上身，袭进心头，让我像个心脏病发作者，忽然丢下手中之事，万念俱灰，全身瘫软，望向窗外茫茫的天地喃喃自问：“就这样么？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么？”

我的自给自足，原是建立在会照顾自己，安排自己，但若纯为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似乎不够！因为一个人孤立的日子，是一连串断落的开始。好长一段日子里，我除了和有工作关系上的人交换些

不切身、不涉己的只言片语，时间便在纯然的哑声中踩过。每天进出，没有人会问一声我的心情好坏，更无一人可观照我这人是谁。病倒时，自生自灭，自己开玉米罐头吃一星期，昏昏然地想着那些在住处死去多日方被发现新闻，原来并不只限于孤老。

大雪过后，我拿了把铲去停车场，最常见的是左邻右舍的男主人，早已把他们的车由雪中挖出，且将铲起的雪全扔上了我的车。望着自己几乎被雪覆灭的小车，只觉自己应该是受如此待遇，一个掉出社会人际网的人，被抹杀，只是迟早的事。

我的日子过得也许还算积极，但打扮自己，跳有氧舞，甚至像许多“快乐的”单身女郎学这学那，鞭策着自己向上，都压不下一再不断地由胸口冒出一股酸：是为谁？我是在为谁努力地做这一切？

一只玉瓶的存在，应该有它存在的意义，打碎了，会感到心疼、怜惜的，也唯有它所属的主人。若是完全无所属，无主，不管是完好无缺，亦或打成碎片，对这玉瓶来说，又有什么差别呢？

在此时，孤零不再是一种美，一种浪漫，而是一种焦虑，一种窒息。惶惶然，总觉得百般寂寥，左右不是，心悬悬老没个落处。最常做的事，便是抱着琴谱去学校的琴房，关上门敲打嘶吼许久，那是属于我的“五十七街”嘶喊。在回去的路上，几颗孤星遥遥相望，“蜉蝣于天地之间”的感觉很沉、很深。

那时很羡慕母亲。看着她台湾便惦记着异乡的儿女，来到美国又不放心在台的父亲，叨叨絮絮，日子过得琐碎平庸，但那种“心有所属”的感觉，多好！我多愿用我青春的无忧，来换取她操劳多虑的岁月。

我甚至羡慕生活在苦难中的人。至少，面对苦难，你必须投入，必须全力以搏，为那将来的希望挣扎、奋斗。因着苦难，也能强迫人与人之间联合，建立一些共同的回忆。

但我只是麻痹着一颗心，模糊着一张脸，一天又一天。

一次，又是一人上电影院，我腿搭上前座，一人跟着剧情哭哭笑笑。散场出来，我忽然清醒，惶惑地望望四周各有所归的脚步，我，好似成了一名生命的旁观者，对生命不亲身入戏，对全人类的故事也从不走进。我，没有人可以为他生，为他死，也没有人会关心我的死或活。只是花自飘零，水自流，生命在那无声无息地，老去……

卢云（Henri Nouwen）曾说过，人想从孤立中被释放的欲望很强，甚至可以强烈到发生暴力事件。可不是，现在你们应了解为何会听说有那么多的单身男女在异乡，特别容易仓促成家，许多现代的世间男女，又会那么轻率地抓住一份亲密，指望那另一个怀抱，可以成为自己的救世主。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己定义一个生存的意义，在绝望的时候，为自己抓一个主人。孤绝，是那么地让人仓惶，剥夺了我们对生命应有的一份从容、透视。而暂时的解饥之后，往往浮上来的是更多的不满和失落，然后是更多的彼此伤害。有一阵，我便在各种快餐关系中过得相当失措……

贺泰丝在《五十七街的嘶喊》中所描写的那孤独女人，已过了抓住爱的年龄，于是，她爬上窗台，打开了窗，想再等待那在另一幽暗甬道，在闪着霓虹灯的阳台——已到了他约会尽头，只能在空间画他身边小小一圈讲台的人——由沉默中喊出的寂寞声音。

就像许多的孤零人，都渴望变成比自己更大的一个故事，渴望着被别人需要。那孤独女人攀着窗边儿，倾听等待，等待着把手伸向世间，在人里找出自己活着的意义。

而我，多年未见的母亲由台来美探我，一眼窥清了我的生活形态，便毅然建议我加入当地的查经班，因那是中国人在当地唯一每星期固定聚会、又彼此照顾的一个大家庭。我微怔。不知多久前，我还对一些议论查经班的人发表了我的高见：

“查经班的发迹，都是因着人在异乡有着认同危机的需要！”

怎么，我也到了这一步么？但是不像是那孤独女人痴望聆听的，是漫漫红尘飘渺难追的喧嚣，查经班，至少是我伸手可及，有血有肉的一群人。

因此，我潜身坐入那群善男信女之中，想借着他们寻回自己。却意外地发现，这一个一向我以为无痛无忧的地上乐园，聚集的竟全是一群带着伤、怀着痛的人。攀着我的“窗边儿”，我也开始学习听，不只是听身边的话语，还有那话语之外的，沉默，甚至，沉默之后的，嘶喊。不知为何，自从由只听自己里面的声音，转为倾听另一人深处的痛之后，我那颗悬空的心，在一点、一点地重新牵系进人类的故事线中。而在彼此疗伤、彼此服事的学习里，爱，也初次让我觉得不再是毁灭，而是一种重生。

我在这有爱的地方一片一片地拾回自己，拾至最后，却霍然发现比自己更大的一个故事，尚不只是人的故事，还更是属于上帝的故事。凝聚这一群人的，原来也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取暖，更有着寻回上帝，与上帝相亲的爱里团契。初次，我体会到奥古斯丁所说的，人的心总是不安，直到我们在上帝里面找到安息。我这只玉瓶，便是在发现自己是属于谁，活着又是为了什么之后，心才算真正、完全地，踏实。

像有一种唤狗的哨音，频率高得只有狗才能接收，五十七街的嘶喊，据贺泰丝说，没有狗、没有动物，甚至没有人能听得见。唯有那曾经走过，因着需要而调整自己的频率的人，才能分辨得出。

所以，你曾听见过么？是谁，是谁正在你的五十七街嘶喊呢？

亲密的呼唤

也许是太早离家，很早，在我生命中便有一种召唤，一个渴望。那是胸臆间的温柔需求，在暗夜，尤似潮汐般汹涌。需求什么呢？盼能在这世上，会有另一个灵魂存在，这灵魂能靠近我，能走进我最深处最柔软的角落，产生一点牵连，拥有一份默许，并能彼此永远相读两不厌。

后来才知，那是对生命里一份亲密感的渴望。一直以来便只知渴求，却并不知该如何处理，所有的寄望都投射在那迟迟未出现的良人身上。于是，生活里便有了焦虑。

终于一天夜晚，由查经班回家的路上，望着车前黑夜茫茫，孤零的感觉特别强烈。那一刻面对未知的黑夜，不定的未来，我和上帝求：“求你赐下那位良人，而且马上就要成！现在就要有！”

祷告完，眼前没有光，也没有电。（你觉得意外么？）车前仍是茫茫的黑夜，车内仍是孤零零的我，兀自吞噬自己的渴望与自己的痛。

一年后认识了他，相交一年订婚，再一年结婚。原来想象中，能由过去的孤单终于熬到“出头”，结婚的前夕面对自己的“好运”，多少会有些感激涕零的。结果没有，像单人行时祷告后的光景，感觉上也没光、也没电，只有两年的“情”字这条路，是我走上圣坛背后的“撑腰”，是两人关系交往到一个程度的“顺理成章”。

而这两年的情路，让我看到过去自己的想法过于单纯。以为亲密感是在良人出现的时候，便会自然发生，且长伴左右。而忽略掉走进一个人的心，有时竟似横渡一个海洋，个中状况深不可测，且

随时可能会遭灭顶。

终于发现，原来要渡到彼岸心的那一头，是需要先学习如何摆渡。

这是为何那一年，你和我约在一起作祷告同伴时，你一开口要求我为你的婚姻大事祷告，我便笑了。你还从来没谈过恋爱，亦没交过男友，虽然你已老大不小。我建议：“一步一步慢慢来，我们先求上帝给你一个男朋友吧！”你奇怪地问：“这不是同一件事么？”不，这是不一样的。

我知你一向人前人后从不讳言“想结婚”，其实羡慕的不只是两人的同进同出，更是那种生活中有伴，有人关怀有人疼的感觉，也就是心灵上的一份依靠感。但人要先认识，相交，才能走近，才能订终身。不管现代有多少人在感情上搭喷气机，表现出的激情有多寻死觅活，心灵上的亲密是走不了捷径的。那需要多少的信任、了解与共同的回忆才能达到？



所以，你对亲密了解多少呢？你可知爱到深处情转浓，不是靠着顺流直下，而是靠着一连串的摸索学习去提炼、去酿造？

你可知走向亲密的渴望也许单一，但亲密的面貌却有多种？它可以是片刻的心动感觉，也可以是长期关系中的一种基调。可能会让你意外的，一对表面和谐的夫妇不见得关系怎样亲密，一对经常火爆相争的夫妇也不见得关系会十分危急。只要心不灰、意不冷，床头吵了，床尾能和，亲密夫妇并没有一种“温良恭俭让”的典型。

所以，什么是“亲密”？并非一般人想象中的肢体往来，肉体亲密，而是感觉上的靠近，心灵上的亲近，是一种走进，一种深入。拉丁文的“亲密”是 *intimus*，意指“最深之处”，是人在最深处的渴望，渴望有人“靠近我，亲近我，了解我”。它的重要，便在于可以帮助我们脱下孤独寂寞的外衣，满足我们心中的饥渴，并

对生命中其他面开始有所展望，思考如何能作出有创意的自我实现。

那是一种求生本能，也是非常私密的感觉。不见得必须在爱情内才能发生，但却是两性关系中爱情沉淀后必须存在的“底”。没有这个“底”，爱情很难起飞，当然，更不容易落实。这是为何当男女两人爱到最高点，会想要走进婚姻。

但有人一辈子没有过亲密的体验，可以想见要让一个人亲近他，或要他亲近一个人，是多么叫人感到受威胁的一件事！曾经，在一次非常感性的聚会里，一位姊妹看得出有许多内心挣扎。当时，我正好陪在她身边，便自然地牵起她的手为她祷告。却发现从头到尾，她的手在我手中紧握成一个拳头，一点点都不能舒展放松。后来，她才对我揭露，自幼丧母的她，从来没有与任何人有过任何如此近的肢体接触，那是多么叫她恐慌的感觉啊！

因此，我可以想见在这世上，有些人一辈子只会与人处“远”，但不会处“近”。当这样的人进入婚恋关系便成为所谓的：“distant lover”（遥远的爱人），隔个距离才能爱的情人。而所有关系中，婚姻关系又是最最亲密的了。在婚姻这么亲近，这么彼此举止相关，情绪互动的关系里，很自然地两人相处便会问题丛生了。



一位心理学家 Rollo May 曾提出疑问，为何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上床容易，心理分享却这么难？答案好似在现代，一个陌生人要走近、成为枕边人，只要宽衣解带（虽然，这在我观念中仍是不可思议的难），心理上的赤裸，却要远比身体上的赤裸让人脆弱、不安。

这也是为何我主张先交友，交往一阵再订婚、结婚。建议在亲密关系的建立上，要作到“谈得来、处得来、玩得来”，一步步走近，一砖一石地奠定。爱到深处情转浓，这“转”便是靠不断沟通、分享与相处来变浓的。我们既都渴望亲密，便应花点工夫来建